



COLLECTED PAPERS
IN MEMORY OF PEARL S. BUCK
VOL. IV

赛珍珠纪念文集 第四辑

主编 许晓霞 赵 珏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COLLECTED PAPERS
IN MEMORY OF PEARL S. BUCK
VOL.IV

赛珍珠纪念文集 第四辑

主编 许晓霞 赵 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赛珍珠纪念文集. 第4辑 / 许晓霞, 赵珏主编. —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81130-464-0

I. ①赛… II. ①许… ②赵… III. ①赛珍珠(
1892~1973)—纪念文集 IV. ①K837.1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308 号

赛珍珠纪念文集(第4辑)

Sai Zhenzhu Jinian Wenji

主 编/许晓霞 赵 珏
责任编辑/吴小娟 张 璐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89 mm×1 194 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464-0
定 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目 录

重新想象与叙述中国:赛珍珠文学中国的现代意义再评价	段怀清/001
走向世界的中国与世界主义的赛珍珠	董晨鹏/011
上海与赛珍珠,赛珍珠与上海	周锡山/018
——赛珍珠与多元文明对话	
赛珍珠中西世界之核心元素对比分析	周卫京/033
——赛珍珠的文化身份变迁:认定和自我定位	
论赛珍珠的生态伦理意识	魏 兰/051
尊重、欣赏、超越差异的文化态度	董 琇/060
——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关赛珍珠研究中几个根本观念的重新认识	汪应果/068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张 宇/076
——兼与“美国东方主义”视阈下的赛珍珠研究者商榷	
怎样看“赛珍珠现象”	张恩和/085
赛珍珠是镇江历史文化中璀璨的明珠	钱永波/088
大于作家	刘宏伟/095
——纪念赛珍珠诞辰 120 周年	
回忆赛珍珠	[英] 罗伯特·坦普尔/103
大方之家,所见略同	乔世华/111
——谈赛珍珠和冰心	
两座跨文化之桥	李顺春/120
——赛珍珠与林语堂	
“人桥”手足的中国书写	裴 伟/130
——出生并成长于镇江的美国女作家格雷丝	
赛珍珠与《排华法案》的寿终正寝	陆行良/142
江亢虎和赛珍珠之争中的底层认同问题	方柏林/148
赛珍珠的中国收藏	[美] 唐娜·卡可西·罗兹/157
——恒久远的中国记忆	
赛珍珠中文姓名融汇的中西文化标记	鄯化志/165
20 世纪 40 年代荒芜先生翻译赛珍珠作品的一些背景	林 玉/175
中国文化场域中《大地》的经典化问题	徐 清/180

古老土地上的欲望、光荣与梦想	孙宗广/187
——从政治文化视角解读《大地》三部曲	
救赎与断裂	萧 成/197
——《大地》中自然景物描写与女性叙事的审美联系	
大地上“从不开口”的女人	谢玉娥/204
——《大地》中的阿兰性格特征简析	
现代性视阈下的“中国叙事”	任美衡/211
——《大地》与《黄河东流去》之比较	
亦褒亦贬评“珍珠”	梁志芳/219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三位《大地》中译者	
重读《新路》	郭永江 姚锡佩/227
——对民国革命和建设的思考	
《母亲》：喧嚣时代的观察探究与在场主义写作	史挥戈/240
母亲：赛珍珠笔下的乌托邦女性	赵 岚/252
三重视阈下的女性形象	朱希祥 李晓华/261
——《帝王女人》中关于慈禧的描绘及其价值研究	
有此一说：“现在谁来管我们呀？”	张正欣/269
——从小说的“前言”看《帝王女人》	
金陵罹难的艺术观照与人性反思	张春蕾/280
——《龙子》与《金陵十三钗》之比较	
论赛珍珠四部小说的影视解读	黄 橙/290

悼念亡灵,坦陈自我 ——赛珍珠的传记作品解读	熊玉鹏/300
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论赛珍珠三部传记作品的宗教主题	张 倩/309
《战斗的天使》:重现的镜与灯 ——试论赛珍珠传记作品的虚构性	侯郅玥/318
赛珍珠儿童读物《巨浪》中的日本死亡哲学初探	刘 崧/322
附录 I 致辞及贺信	/330
附录 II 2012 年镇江赛珍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潘亚莉/346
后 记	/352

重新想象与叙述中国： 赛珍珠文学中国的现代意义再评价

段怀清

在由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年) 所著的《1867 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高第 (Henri Cordier, 1849—1925 年) 的《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é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以及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等西方汉学文献索引所呈现的一个西方晚清以来汉学研究的知识图景中, 对于中国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文本是极为罕见的。即便是一些有关中国的旅行散记、书信日记或回忆录等, 其所描述的那个中国, 也基本上是一个以西方人社群生活为主, 间杂以为他们服务或与他们有限往来的中国人所构成的选择性的中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阔的中国社会——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文化教育水准以及不同生活方式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所构成的一个活生生的日常现实世界——不仅没有引起在华西方人真正的兴趣和关注, 也甚少进入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叙述语境和文本之中。其中用一种中西基本上通行的文学形式来想象和叙述这样一个日常现实中国的努力或文本就更是凤毛麟角。也因此, 20 世纪初期, 赛珍珠通过文学的形式 (主要是小说形式) 来文学地想象与叙述中国的持续努力及实践成就, 这不仅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改变了晚清以来由西方传教士主导的对于中国的想象与叙述模式, 即由基督教信仰主导、突出西方文明优越感以及强调现代文明的绝对进步性的 19 世纪模式; 而

且,这种新的想象与叙述,也将传教士对于中国的一般性的或笼统的文化叙述、风俗叙述、历史叙述、社会叙述等,以及正在逐渐专门化、汉学化的学科性叙述,转入到一种饱含主观情感、以人物命运为中心、在更贴近中国社会与生活真实的日常现实语境中文学地想象与叙述。上述想象与叙述是以一个全新的底层民间世界、长期被压抑的女性世界、值得期待的未来世界以及新的城乡关系为其发现的主要对象,并以对上述多重世界的极富个性的文学想象与文学表现而得以实现的。赛珍珠对现代中国的上述文学想象与叙述,不仅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情感价值诉求大体一致,与她对从中国正统文献与小说文本中读出来的两个不同中国的事实大体一致,而且事实上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有力地扩展并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表现领域和艺术形式。

—

其实,对于作为小说家的赛珍珠来说,从她开始小说创作之始,她所要超越的,不仅有西方的小说传统,还有一个她所钟情、令她痴迷的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传统。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面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小说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她所需要面对同时也需要超越的,又加上了一个现代中文白话小说的“新传统”。对于后者,赛珍珠的评价,似乎一直不高。

应该说,赛珍珠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作家们在对生活的认识、理解与文学表现方面的“局限性”的认识与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也因此,当赛珍珠颇有针对性地提出,“活在生活中间,对生活有直接的真正的兴趣”为一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首要条件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这里,找到一条通往赛珍珠40年代以前那些有关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解读的秘道。她曾在一个极为隆重的集会上公开呼吁,一个作家的位置应该“在街上”,“他在街上会非常快乐。街上充满了喧闹,男人和女人表现自己的技巧也不

像雕像那样完美。他们难看而有缺陷，甚至作为人也不够完美，而且他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也无从知道。但他们是人，因此远比那些站在艺术台座上的雕像更让人喜欢。”^①

赛珍珠这里所谓的“街上”，显然并非是一个狭隘的实在，而不过是对一个作家的生活立场或位置的隐喻。在一篇叙述自己早年文学阅读生活的文章中，赛珍珠曾这样描叙自己早年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的那种极为独特的经历：

她很孤独，生活在一个偏远的中国农村，住在一个传教士住的平房里，房子建在一座小山上，山谷中是一片片稻田。不远处，一条深不可测的、泛着金光却暗藏杀机的河流——长江——蜿蜒。那个孩子生活中一些最可怕最不幸的时刻，还有最快乐最激动的时刻，都是在这条河流的附近度过的。她总爱在江岸滚爬，爬上岸边岩石或是沾满泥浆的平底船上，观看放进浑浊的滚动着的江水中的四边形大网一次次拉起。虽然常常十网九空，但有时也能网上一些活蹦乱跳、鳞光闪闪的大鱼来。她爱在渔民住的村落附近闲逛，看他们怎样生活，看他们把自家的幼儿用一根绳子拴住，让孩子们在浅水里玩耍。但是，她也看到过死去的孩子被扔进江里。小小年纪的她，一个外国人，也常到住在土房子里的农民家中，到了吃饭时间，她就吃些人家给她盛的一碗大米饭和白菜，和农民们一起到门口不远处的打谷场上吃饭。通常，她总是静静地听他们谈话，偶尔也回答一些他们善意的漫不经心的提问。当他们善意地拿她的卷曲的黄头发和可怜的蓝眼睛（他们认为这太难看了）逗笑时，她脸上总是浮着羞怯的微笑，心中总不免一丝隐痛。她十分清楚，自己跟他们

^① 姚君伟编：《赛珍珠论中国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不太一样。^①

这是赛珍珠用一种写实性的文字,描述自己早年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的真实的生活经历。

而赛珍珠的那些文学性的中国叙述文本,难得地延续了上述叙述中那种逼人的“真实感”,并将这种真实感上升到对一种具有内在光辉的、真实性的生活全貌的展示——它摆脱了“地域性或时尚性的约束”,“展示了生活的全貌”。对于这具有文学真实性的生活,赛珍珠认为,“真正的文学不是试图逃离,而是追求,文学告诉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自我”。^②

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赛珍珠这种形式的中国叙述,以一种具有“内在光辉”的思想智慧和超越狭隘种族文化偏见的仁慈之心,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中国叙述中常见的阶级与道德文化局限,同时亦成功克服了“现代性”语境中西方被赋予的巨大光环,以及“五四”初期新文学极为有限的社会视野与生活容量,以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与洞悉底层民间社会的力量,将中国大地般的生命存在与生活存在,形象地、史诗般地呈现在她的《大地》系列之中。在她的那些有关中国的文学叙述中,我们读到的,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中国和中国人,也是赛珍珠自己对于这样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的真正兴趣和有力表现。

而作为《大地》系列的第一部,赛珍珠在王龙这个中国男人身上所观察到并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一个中国内地男性农民的发家致富史,还不如说是全面考察并艺术地表现了一个有关具有中国特色的“开疆辟土时代”的个人奋斗、男女协作、勤勉劳作与享受人生的超越了国别民族文化的普遍主题,以及对一个更广阔的充满悲苦同时也有着旺盛生命力与生存力的底层民间世界的发现与文学想象和叙述。

① 姚君伟编:《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第99-100页。

② 同①,第113页。

二

只要稍微熟悉一点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赛珍珠中国题材的那些长篇小说,就不能不注意到她对女性题材的关注。一个一直被压抑的像大地一样承担所有苦难的女性世界的发现与文学想象和叙述,事实上亦成为赛珍珠中国叙述文本中极为独特的存在。无论是就这个女性世界存在发现的规模范围,还是就其文学表现的程度水平,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文学文本中的女性世界相比均毫不逊色,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一时期,赛珍珠大量文学文本中——尤其是在《大地》《母亲》《东风·西风》《群芳亭》中——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对于女性生活存在的描写。

事实上,从《东风·西风》开始,赛珍珠的中国叙事就显示出她在中国女性世界的经验处理与文学表现方面的特殊兴趣与独到眼光。不过,如果说《东风·西风》在题材处理与文学表现形式上多少还带有一些主题与主观意图先行的痕迹,那么,从《大地》开始,尤其是在《母亲》之后,赛珍珠已经将对女性世界的关注与文学表现,从大家庭里的女眷延伸到在数量上更为广大、在本质上更为构成中国女性世界的主体的普通劳动妇女。无论是她们在田野里的形象,还是在家庭里的形象;也无论是她们出嫁之前少女时期的形象,还是她们嫁入夫家、相夫教子、劳作持家的形象。在上述文学表现中,中国底层劳动妇女近于第一次毫无愧色地出现在现代文学文本之中。而赛珍珠事实上也以一生致力于女权或男女平等的社会活动家而拓展丰富了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社会身份。

或许最能反映赛珍珠这一时期对于男女关系问题以及中美家庭伦理及日常生活现实之系统比较认识的,是她的作品《男与女》。在《男与女》开篇《男女关系的不和谐》一文中,她一如既往地坦率

而又不乏同情地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男女关系伦理,以及在现代价值观念的冲击之下中国社会中男女关系的现实。

而赛珍珠对于中国女性世界的观察与思考经验,不仅成为她后来观察与思考美国女性世界及美国社会的重要参照,事实上也成为她思考现代女权运动的基本经验与参照之一。“任何国家欲使女子返回家庭,我建议在采取这一步之先,不妨把中国的男女历史细读一次。”“一个国家里的女性若不得自由,男子也不能自由,中国最后发觉此点。……男女必须平等自由共同努力才能胜任。”^①

《东风·西风》是赛珍珠从自己最熟悉同时亦觉得最有把握的题材与主题出发所完成的一部带有明显“问题意识”的小说实验,其中过于明显的美国文化、现代价值立场让人印象深刻。文本中的人物,事实上沦为主题思想的附属而丧失了直接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力量与审美。这种状况在《大地》中的阿兰和《母亲》中的母亲那里发生了质的改变。赛珍珠真正开始让生活与人物说话——中国人和真正属于他们的生活。“对于西方人来说,……揭开文明的所有面纱,普天下的男男女女都是一样的,其生活中包含了同样的基本内容。”^②

无论是作为小说形态的叙述者,还是作为一个思想形态的叙述者,赛珍珠对中国女性及其生活的观察、表现及评论,均带有鲜明的其自身经验的色彩。这是一种“同情的理解”——一种现代女权意识与女权价值在明确起来的进程中所经历的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文化的种种挑战。事实上,在赛珍珠那里,即便在美国或更宽泛的西方社会中,女权也并非是一个已经成为现实的不争事实,而是一个依然需要争取的理想目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赛珍珠的中国叙述——尤其是在关涉女权这一点上——超越了单纯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语境,而呈现出更普遍的意义。

① [美]赛珍珠:《男与女》,述云,王玢译,上海华美出版社,1941年,第16页。

② 姚君伟编:《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第19页。

三

对于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西方人来说,“从小”的意义与可能性,在赛珍珠的中国叙述中得到了足够的表现——这是一种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关系,而且首先也是一个与真正的生活经验和记忆有关的文学命题,而不是一个思想命题、宗教命题或展开来的泛学术命题。

在赛珍珠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的中国叙述中,改变中的中国形象既是一个现实命题,亦是一个思想命题和文学命题。上述改变,既有在中国传统轨道上所发生的所谓“改变”——因为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天灾人祸而给民众百姓生活带来的是几乎永无止境的灾难伤痛,这种“改变”,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灾难和苦难的“轮回”而已;此外,还有近现代以来,在各种改良、革命的旗帜下所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震荡甚至动乱。所有这些改变,最终都以不同程度和方式,波及一般底层民众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衍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数悲喜剧。在这样的所谓“改变”中,多数境况之下,民众百姓无疑都是处于一种既无力辨析亦无力抵抗的窘迫之中的。

赛珍珠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每一点“改变”,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思想情感层面。她将这些改变视为现代中国的一部分。

赛珍珠的文学文本中对于“变革”中的中国的叙述,多由其文本中的青年形象来承担。在一定程度上,赛珍珠对中国新青年的观察、描写和叙述,显示出她对中国走出历史循环怪圈的期待与尝试,以及对一个充满变革气息的新时代的未来虽不确定却又不能不有所期待的矛盾纠结心态。在对这类题材、人物、生活与思想的观照描述中,赛珍珠显然倾注了她对变化中的那个中国的变化力量、方式以及可能的未来之关注与思考,但中国社会延续性力量的

强大以及几乎无法从根本上撼动的底层社会的习俗性与惰性,让她又不能不对上述期待保持审慎态度。更何况在那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所谓变革力量,尤其是那些留学生们身上,赛珍珠似乎有着更多的怀疑或者近于本能的不信任。

这种对青年与未来时间所寄予的希望,在《大地》系列中表现得更具有史诗特征。《大地》系列中第一、二代青年时期思想与欲望的明晰(王龙、阿兰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几乎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不过是追求对象“权力”的各种符号形式上的差异:土地、财富、武力强权……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在一种摆脱自己被控制的命运轮回的进程中对于控制权力的更为强悍的争夺与捍卫。不过,思想的裂缝甚至断裂,却在第三代那里发生了。这是赛珍珠《大地》系列中中国人的命运轮回这一历史观察中出现的新现象,无论这里所谓的“第三代”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表现他们与父辈、祖辈之间的不同或分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赛珍珠简单地同情中国革命,尽管她可能并不一概地反对当时中国的革命,但她从一开始似乎就在其文本中试图提醒,所发生的一切究竟是谁的革命,究竟为何革命,革命如何始终与每一个革命者都有着切身的关联,而不会失去控制或者异化——这就跟她通过观察父母亲的传教经历而得出的宣教,也有可能让宗教以及宣教者的生活发生异化一样。赛珍珠很早就关注到一个极为现实同时亦极有思想意义的问题,那就是那些陷身于革命洪流之中的青年人,他们是如何在这一洪流中丧失了他们原有的身份并获得一种新的身份的,他们是如何认识他们原有的身份以及所获得的新身份的,在《青年革命者》一书结尾处,可憎坚定的目光和话语中所揭示出来的新时代真正革命者所应该选择的正确道路,在赛珍珠那里并非同样如此正确。她几乎始终在追问,一个失去了锁链的人,得到的真的是整个世界吗?他又如何确认这一点呢?究竟是什么信仰或力量而不仅仅是盲目的冲动,在吸引着一个逃跑中的青年,让他找到新的生活目标或希望?

国家、爱国、外国列强、侵略者、压迫者这些政治概念，是如何与一个草根青年的生活联系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实际生活内容或关系的话语存在的？在赛珍珠那里，所有这些并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命题或思想命题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部分与现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内容而真实存在或必须面对的。

在涉及信仰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可僧也开始能够比较冷静理性地与父亲讨论。对于可僧就此所提出的问题，父亲的回答是：“天上还是有神，他主管风雨和庄稼五谷。不过他是谁我却说不出来。”^①而可僧则是从寺庙主持的那句“人们破坏了旧的偶像，一定会再找到新的来替代旧的”^②论断中，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当他将这句话告诉自己的父亲时，他不仅由此将自己与父亲一代区别开来，也明确昭示出，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旧式生活中去了。

“我还找不到我自己的神，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而这才是可僧探究他自己的内心的真正开始。”^③或许，这也是赛珍珠对改革中的中国及其未来的一种审慎判断——期待中又有所保留。

四

与大多数来华西方人注意到一个空间差异性的中国所不同的是，赛珍珠见证了一个传统中国在近现代艰难却真实的巨大转变。无论是否认同这一转变，无论是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还是作为一个描述近现代中国社会与生活的西方人，赛珍珠都无法回避这一巨大的历史事实。

也因此，所谓新与旧，或者说传统与现代，甚至于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外来等命题，亦不可避免地进入赛珍珠的视野与叙述之中，

① Pearl S. Buck. *The Young Revolution*. Friendship Press, 1932: 175.

② 同①。

③ 同①，第176页。

并成为她的中国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中挥之不去的主题之一。

对于传统中国两种不同类型的叙述文本——知识分子的精英正统叙述文本和民间叙述文本之间差异性的发现与观照,以及自觉地抛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作为其表达及叙述现实中国的路径,这是赛珍珠在观察中国、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如何选择真正有效合适的文学方式来叙述中国时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之处。她说,“我们期待镜子做的就是它反映真相,而在小说这面镜子里,有的只是对中国人这个伟大的对象的真实映现”。^① 赛珍珠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实践,似乎都是在为实现上述判断而努力。

^① 姚君伟编:《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第15页。